

# 神秘的「柳莺」

## 黑喉歌鸫给人类的一封信



拍摄于佛坪的黑喉歌鸫(雄鸟)。 呼陆平 摄

亲爱的人类朋友:

我是黑喉歌鸫,是一种体形娇小但歌声嘹亮的鸣禽,是东洋界的最神秘成员之一,被列入《世界自然联盟(IUCN)鸟类红色名录》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迄今为止,全世界见过我的人不超过一百,拍到清晰影像的更是屈指可数。

每年,当春回大地,“在哪里能看到黑喉歌鸫”就成了供职于秦岭主脊以南的自然保护区工作者和国内外部分鸟类爱好者的特别关注。

今年5月中旬,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凉风垭保护站巡护员呼陆平连续两天拍到我的清晰影像。与此同时,关于我的来龙去脉和趣事再经探讨,疑问多多。借此之机,特现身说法,统一回复如下:

是的,从4月底开始,在秦岭,我启动了一年中最甜蜜、最温馨的课题:谈情说爱、建设家园、绵延子嗣。至于我有没有其他繁殖地,暂且保密。

我是比大熊猫更“年轻”的脊椎动物。1891年,鸟类学家雷佐夫斯基和比安奇依据一具采自甘肃省我的家族一员标本,为我定名为黑喉歌鸫,隶属于鸟纲雀形目鸫科歌鸫属。

有学者认为我是金胸歌鸫的不同色型,也有观点认为我与它分别是两个独立种。基于科学精神,这些科学家均认为需要更多标本以及生活史资料加以佐证,才能得出可靠结论。

此后的更长时期,我与你们玩起了捉迷藏。仅在1922年和1966年,才各有一次标本采集报道。至2010年,你确切记录到我的机会也不超过7次。可见,我的家庭成员数量并不庞大。

如此低的遇见率,可能与我体形娇小、活动隐秘、生性胆怯、行动机敏等特点有关。还有一种可能,即使你形影相,却并没有认出我——可能将我当作一只脏兮兮、肿脖子、长嘴巴的柳莺或麻雀。

文献资料表明,我在秦岭是留鸟。由于长时期没有发现记录,你一度认为我在秦岭绝迹,我只能请时间为证。直至2011年5月,瑞典鸟类学家施·阿斯德姆在位于秦岭腹地中段南部的佛坪保护区内的凉风垭考察时,被一阵悦耳的、嘹亮的鸟鸣吸引——那是我的家庭成员正在谈情说爱,阿斯德姆幸运地拍摄到我家的一位“歌手”。

我的首张野外照片发表后,旋即引起轰动,使得这一受威胁物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关注。之后,我在秦岭的繁殖地被发现,排除了我是金胸歌鸫的亚成体或不同色型或亚种的疑惑。名分之争,至此尘埃落定。

2013年,韩宇等人在凉风垭一带进行种群调查,发现了我的家庭成员中的8只“帅哥”和2只“美眉”,还发现2个杯状巢,位于向阳、林冠稀疏、距水源较近的针阔混交林下的秦岭箭竹中。巢口向上,由竹叶、枯草、苔藓等编制而成,内无铺垫物;2016年,张永文等人利用样线法和鸣音刺激法,在位于佛坪保护区西侧的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我们进行生态学调查,得出我的家庭成员数量在长青区内为189—252只的结论。这些数据有科学依据,却不一定准确。比如,每当发现环境甚至微生境异动,我便迅速地隐匿于灌丛的汪洋大海中,你想从密密匝匝的竹丛灌丛中“捕捉”我,绝非易事。

我是体型较小的鸫类,体长12—14厘米,属于地栖灌丛鸟类,在秦岭南坡的栖息地特征为海拔2400—2500米的中高山区。主要在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下的秦岭箭竹丛中活动,常单独或成对在林下或竹灌丛间的地面上悄然前行。或在灌丛枝间上蹿下跳或飞来飞去,偶尔停歇于针叶树树冠下部的横枝上。与部分鸟类具有性二型性特征同此理,我也具有此“绝活”。

我家的“男”性个个是低调的华服贵族:上体暗石板灰色,尾上覆羽亮黑色;眼先、头和颈的两侧、喉和胸深黑色;体侧灰色,腹部中央乳白色,具黄色沾染;翼和中央羽羽黑色,其余的羽羽基部2/3白色,端部1/3黑色。

相对于“帅哥”精心装扮、鲜衣怒马,我家的“女”性成员走简约风:上体暗橄榄褐色,尾上覆羽和飞羽边缘淡黄褐色,下体淡橄榄褐色,腹部中央沾染黄,其余下体纯白。

总之,“女”鸟平淡得没有姿色,与环境更协调,更不易被发现。关于存在“男”鸟衣着相对鲜艳、鸣唱悦耳,这是一类歌鸫,有利于在求偶期吸引“淑女”。同时,相对显著的声和色,在机会均等时能吸引天敌,从而保护了同一环境中的雌性和大家庭的下一代。但是,即便你听到我的家庭成员鸣唱,想从复杂纷乱的环境中找到它,依然很难。

在繁殖季节,我们成双成对出行,在林冠稀疏的地方捕捉昆虫,以积攒体力、储备体能。此时,“帅哥”常送上肥硕的虫子作为爱情“玫瑰”。

繁殖期间,“夫妻”分工明确,内外有别。每位“准爸爸”都很辛苦,除自己巢外,还要为巢里专职孵化“妻子”衔回食物。坚持约12—13天后,同巢的卵在两天内全部出壳,祥和之气弥漫在土洞中的陋巢里。

然而,我的幼鸟行为和雏鸟生长规律等,至今对你保密。另外,我们会对洞口进行伪装,以隐蔽性提高产卵、孵化和雏鸟的安全,降低了洞巢被发现的概率。

据你们人类现有的文献,我分布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四川中部和北部三省相邻的狭窄区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范围比野生大熊猫的分布区更狭窄呢?我是候鸟,迁徙时会出现在城市公园、湿地和绿地等。比如,我曾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短暂停歇,被你惊喜发现。

在此,关于我在秦岭的居留问题可否后加探讨?至今,在秦岭南坡拍到我的影像,有4月下旬以前、7月上旬以后的吗?有人称在云南、贵州和秦湖北部见到过我。据你的类群中的“鸟友”观察,我的迁徙路线鸟道,经过云贵东南部。至于我的迁徙路线,暂且保密!毫无疑问的是,纤小的我,一生都在旅行中。

你们的观察还证实了我的生存着实不易。比如,各类猛禽和小兽皆是我的生命中的“坎”。目前,我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保护等级为二级。我得到来自你无以复加的关注,与天敌周旋。我与环境气候变化协同共进,否则,就坚持不到今年。

我与黄脚渔鸱和黄喉貂、金钱豹和金胸歌鸫等皆是生物圈的一员。在生态系统的一处,或自以为是,或自命不凡,或四顾加速地冲向猎物,或谨慎警惕东躲西藏,感慨危机与生机并存,日子与乐子一起滚滚向前。从“小字辈”到众人瞩目,从寂寂无闻至“璀璨明星”,从食物链底层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无疑是幸运的,与你和谐相处,共享同一个美丽星球。

未来的日子,愿你对我爱而有度,因为我深知,爱之深切可能滋生利益链条,反作用于我的是不堪承受。至于我与其他同城家伙以及新邻居之间你抢我啄的戏法,或斗而不破或刀光剑影,皆是地球生物圈的“百姓故事”,尽显生态系统的魅力和广博,让我们一起构建生物多样性、共享地球生物圈的福祉。

再次感谢你的关爱!

黑喉歌鸫  
于2024年  
□曹庆

# 城市中轴线

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北京城市中轴线申遗成功。将城市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这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轴线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一个城市的景观、功能与发展的轴线,是城市的“主动脉”。它不仅是城市空间布局中的重要元素,更是城市文化与历史传承和变迁的体现。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中心,全长7.8公里,纵贯老城南北,成为统领整个老城规划格局的城市之脊。展现了中国文化对秩序的追求,展现了理想都城严谨、宏阔、壮丽的景观特征。

然而,人们是否知道,最早的城市中轴线起源于西安。西周时的都城就非常规整,东西对称,左右均衡,中间的一条街道就是中轴线。据《周礼·考工

任陕西人民出版社三编室副主任。当年7月,经陕西省文化局报省委宣传部核准,将公私合营的长安书店合并于东风文艺出版社。直到1967年2月,东风文艺出版社的牌子被摘掉而停办。

人们给街道起名八家巷,看来绝非因为住过八家人这么简单。首先可能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中的“八家同井”有直接关系。唐代杜牧《秦妇吟》中载:“古者井田,九顷八家,环而居之,一夫食一顷,中一顷树蔬凿井,而八家共汲之。”古代以公共水井为中心而组成了各个自然村落,商鞅变法后,井田制逐渐瓦解,这些村落依然围绕水井而存在。所以,一条街巷,一处村落称八家巷,应该很普遍,而西安有那么多名同名的八家巷,也就比较自然了。

你看井田中的“井”字,正好把田地分成九块,中间凿井,占一块,另外八块居家,即“八家围一井”。中间一块不仅凿井,应该是八家共用之地,建祠堂、筑庙宇、搭戏台,如果面积够大,还可种菜蔬,并形成商品交换销售市场。而“市井”之说就源于此。市井,古代指街头、街市,即街坊里的中心地带。《管子·匡君小匡》:“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古者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唐代颜师古认为:“古未有井,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初学记》卷二四:“古者二十亩为井,因井为市,故云也。”明代田艺蘅在《留青日札》

中进一步解释:“市中之首四达如井,因井路狭狭之便易相交,故曰市井。”他认为:“在国曰市在野曰井。”就是说“市”“井”是市场的两种说法。于是成语中就有了“市井文化”“市井繁华”“市井烟火”“市井之徒”“市井小人”“市井无赖”等等。

另外,笔者推测:这也可能与“八”字为吉语,里面有玄机有关。如太极有八卦,伦理讲八德、佛教有八戒、生辰有八字,地理以八制、宇宙有八荒、结交需八拜,乐器生八音,坐轿要八抬。而“八”的吉祥语更是普遍使用,什么八面威风、八方来财、八仙过海、八面玲珑、八面圆通、四荒八极、八音迭奏、八珍八宝,以及胡诌八道、七嘴八舌、七上八下、三灾八难等。三个字的有八仙桌、八仙宫、八仙镇、八宝箱、八股文、八字步、八字胡、八大碗、八扇屏、八大怪等,就不详细举例了。

“八”字谐音“发”,是从南方这二十多年前才传过来的。而西安城的八家巷,肯定内涵更加丰富。

在2024年11月修订此文时,我专门仔细查看了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印制的“西京城关平面图”。图上印有西关的八家巷、菊花园的八家巷、麦宽街东边北院门北边一条八家巷。这在《明清西安词典》八家巷条目下都有记载,得到验证。

但发现“西京城关平面图”上,香米园北边的一条东西向朝城墙巷子也叫

长安城的中轴线很明显。

唐代的长安城,由建筑巨匠宇文恺负责规划和营造。唐长安城平面呈九宫格局,街道整齐,方方正正,分为外郭城、宫城和皇城,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宫城中部为太极宫,大殿太极殿位于宫城正南,与宫城南面正门承天门相对,构成了宫城的中轴线。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北与宫城相接。皇城南面正中的正门朱雀门,北对宫城的承天门,南为朱雀大街直通外郭城明德门,其中朱雀大街最宽达150米,为全城的中轴线。以朱雀大街为轴线,东西两市分列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西相对。唐长安城南北中轴全长8.65公里,为中国古代都城之最。

现在西安城的中轴线,是以西安城墙内的布局为基础,由西安城的南北大街出发,分别向南、北延伸,重修、新建形成了如今的西安南北中轴线。西安南北中轴线南起电视塔,北至北二环,

八家巷,可惜没有文字记载。还有东关五道什字以北,孟家巷(南北)北靠西一点有条东西巷也叫八家巷,与孟家巷成丁字形。涝巷(东西)直的巷子也叫八家巷。可惜这几个八家巷,现在都文字记载不详,给人已经消逝的感觉。

另外,东大街菊花园西、后宰门等处八家巷也已随着历史巨变,先后消失,没有一丝踪迹。

而其他几条八家巷上网还能查到名字。其中最热闹的是西关菊花园西八家巷,也是笔者比较熟悉,来得最多的一条老街巷。下面就多说几句西关菊花园西的八家巷。

这里有西安市市级机关八家巷住宅小区家属院,我的诗友棋友、秦腔编剧,曾任西安市文史馆《说古道今》杂志副主编的关隼,他的夫人郭昕家就居住在此院中。郭昕和我是西安市文联的同事。我还多次应邀过来和关隼、费秉勋、商子雍谈艺说文,并搓过几次麻将。

八家巷还通向西门外环城西路。西安市出租车管理处地址就在八家巷8号,八家巷也叫八佳路。记得2005年我坐出租车,下车时发觉把照相机忘在车上,因相机拍了不少资料照片,有急用,所以忙赶往西安市出租车管理处报案,企图追回。当时脑子还想八佳路的“八”是吉祥数字,但价值5000多元的照相机终未找回。懊恼的我暗自骂了一句:“今天八家不往。”

2016年西安市文史馆编辑,西安出版社出版的《西安老故事》一书在西关八家巷的莲湖区文化馆开首发式。这本书收录了我撰写的十几篇西安老街

道路全长13.6公里。其中,新建7.2公里,修整6.4公里。

广义的西安南北中轴线北起渭河南岸,南至终南山关中环线,全长40公里。2012年10月20日,长安大道建成通车,西安南北中轴线“龙脉”打通,使西安南北中轴线北至渭河,南达秦岭真正实现。

城市中轴线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念和哲学理念,是中国城市最能够完整体现礼仪秩序、规划思想的产物。

中轴线就像一条跃动的脉搏,城市川流不息的生命力震撼人心。西安的广播电视塔、自然博物馆、南城门、钟楼、北城门等,正处在西安的中轴线上。其沿线的陕西广电中心大楼、小寨赛格国际购物中心、陕西省图书馆、邮电大楼、钟楼饭店、人民剧院、报社大楼、和平电影院、陕建办公大楼,以及未央路向北的现代建筑,都代表了西安的发展成就。

接着我又把此文初稿发上网,就有我的一位同学、一位表弟、一位网友给我说,他们那里都有一条八家巷。真正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我在西安市财政会计学校上学时的同学雍崇茂家住灞桥区三殿村十二组八家巷。他说:“巧啊,我家所在的地方就叫‘八家巷’。我理解,叫八家巷是一种情结,尽管我们巷子现在住户远不止八家人,群里的人不全是住在八家巷,但提到八家巷,个个喜形于色,已从八家巷里搬出的历史自豪,叫着叫着都把那个家字去掉,出口成了‘八巷’,别人也能懂。因为巷口的路牌,民政上给挂的是十二组八家巷。”

我的表弟郭庭林家曾住长安区胡家寨,他说:“胡家寨以一条东西向的主干道分为南街和北街,在主干道与北街之间有一条约两百米左右东西走向的小巷,住着八户刘姓人家,八家巷由此得名。至于该巷何时形成不得而知,我家1960年住胡家寨时,八家巷住户已不止八家,但八家巷的称谓至今没变。”

接着还有一位网名叫“东方之光”的网友在我的《西安有八个八家巷》文后留言说:“西安府城东南隅固原上缪家寨有条南北走向八家巷,很有名。”网友真名叫刘治,他还给我推荐了李生海,李生海在媒体上看了我的《西安有八个八家巷》第一篇文章后,于2018年10月专门写了一篇《缪家寨也有一个八家巷》。缪家寨在西安雁塔区境内。文中说:缪家寨村的八家巷位于该村的西北角,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子,向北要通过西巷子再朝西拐,才能出村,向南要进入西巷子再朝东拐,才能到达村中心的十字……缪家寨村的八家巷长不足200米,宽不足4米,是该村最短的一条巷子,而且也是因为曾经住过八家人而得名的。据村里的老人讲,从前该巷子一共住有八家人,其中刘姓人家住在巷子北端,缪姓人家住在巷子南端。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实行互助组、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生产队或村民小组过程中,缪家寨村就是以各个巷子为中心进行分组和分队的。八家巷虽然很小,但村上仍然以它为中心,就近将其周围的一些农户划在这里。而且从高级社开始,以八家巷为中心的这一块地方就一直被称为第五生产队,在缪家寨村,依次被称为“缪五队”。

缪家寨村的八家巷虽然很小,却比较出名,主要是该巷曾经住过一位当地有名的“冷”先生刘生智(1906年—1982年)。此人为人豪放热情,医德高尚,能看各种疑难杂症,而且用药不循常规,敢于大胆尝试各种他人不敢用的“冷”处方,治好了不少人的疑难杂症。当地人曾有一段顺口溜说:“王不留,穿山甲,几样中药拿把抓;六十岁的女人也能养娃娃,奶水多得喇喇喇。”

刘治告诉我:“缪家寨八家巷这位中医老先生,就是获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里‘冷先生’的原型人物。”

李生海文中说:“1983年,缪家寨生产大队改称为缪家寨村民委员会时,以八家巷为中心的缪五队改称为第五村民小组,亦称‘缪五组’。2010年12月,随着缪家寨村整体拆迁,八家巷也不复存在,而‘缪五组’依然存在。”

看来,西安的八家巷远不止八个,加上香米园北边一条东西向朝城墙巷子叫八家巷。已有十三条之多。西安市未央区草滩街道办还有个村子叫八家村,应该和八家巷之名有关联。

“八”字寓意吉祥,我的文章原把“八”字当概数,文章叫《西安有八个八家巷》。现此文历经八年修订,西安的八家巷早已超过八个,看来文章新名叫《西安的八家巷》还是比较合适的。

“唐代在这里有八个府第”,显然属误

# 西安的八家巷



巷文章。还有与我同为西安市文史馆馆员的好朋友商子雍、郑涵慧、雷龙璋,以及王民权等人的作品。

莲湖区文化馆曾叫莲湖区民族文化馆,先在红墙街办公,2010年后才搬到西关八家巷。这里曾走出了一大批文化艺术人才,美术方面办过一个“百花书画社”,汇集了陕西山水画研究会副主席郑天欣、西安市美协副主席杨崇时、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西安牡丹书画院院长翟荣强、书法家有陕西国际书画艺术协会会长、西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白京勤等。白京勤曾任西安市文联组联部主任,和我同事,私交甚笃。这里还汇聚了一大批作家、戏剧家、摄影家等等。

西关八家巷虽然并不起眼,但它是西安市莲湖区的文化中心。每当走进这条巷子,弥漫在这条巷子中浓厚的文化气息,会让你沉浸在一种无所不在的馨香之中。

在人们心目中,西安这座古城街巷的名字还是非常讲究的,而这种八条巷子同名重复的现象,在西安可以说属于绝无仅有的独特,在全省、全国也可能是世所罕见的唯一。

这篇稿子写于2017年5月,谁知很快发现田克恭、王民权著的《西安老街巷》一书中说:涝巷内清代有八家巷,有条“八家巷”,传说唐代在这里有八个府第,第一家比一家房子阔气。所以取这个名字,此巷现已不存在。它位于南大街北段,钟楼南边,西连竹笆市街。文中“唐代在这里有八个府第”,显然属误

四

在2024年11月修订此文时,我专门仔细查看了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印制的“西京城关平面图”。图上印有西关的八家巷、菊花园的八家巷、麦宽街东边北院门北边一条八家巷。这在《明清西安词典》八家巷条目下都有记载,得到验证。

但发现“西京城关平面图”上,香米园北边的一条东西向朝城墙巷子也叫